

「借圖書麼？」唔！和尚也來借圖書看？開玩笑！」從小就在佛教洪爐中陶冶過來的我，本來五年不起火，六年不冒煙了。然而，聽了這番不合理的諷刺和怪笑，衛教的真誠和熱血已在沸騰了，只要稍有熱血的人，誰不感到憤慨呢！歷史告訴我們：二千年前，在翰林院裏，由皇帝聘請一般高僧大德領導，從事翻譯經典，其規模比我們現在的國譯館還要大得多，即翻譯事業，比現在也要繁複得多。至於佛教前後滔滔傳

走進了圖書館我以為沒我們去得最早，但是並不早，圖書閱覽室裏，人已坐得滿滿了。有男女學生，學徒，戰友，……可以說各階層的青年都有，聚會一堂。他們爲了發掘真理，充實自己，個個都在聚精會神地，閱讀的閱讀，抄錄的抄錄，人數雖多，但室內的空氣還是保持着像寺院一般的肅靜，可愛，沒有什麼嘈雜，只聽到每個人的呼吸聲，和像蠶食桑葉一般的沙沙作響之鋼筆聲，彼此徐緩地交流着，點綴這週遭的沉默！

可是，當我們在門口領得換書籌子走進閱覽室的時候，空氣突然騷動起來了，數百隻驚奇的眼光，不約而同的，像探空灯似的集中起來，向我們身上掃射，表現一種不可思議的神氣。我羞澀得有點臉紅，但爲了保持着内心平衡的鎮定，我便把我的視線迅速轉移到陳書架上我尋找我要找的書籍，一點也不去理會他們。然而，他們的視線，却仍是不肯放鬆，並且接着囁嚅咕咕的哄了起來，有的甚至毫不顧忌的說道：

和尚也借圖書？

妙峯

是一個盛夏的清晨，朝曦溫

下來的經典，對於中國文化實有很大的影響；就是最初由於高僧留學成績的優良，對於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，也有很大的貢獻。這三點

是一光頭，兩袖清風，帶走了國家的一些什麼呢？這樣犧牲自我，置生死榮辱於度外的人，照理應博得國家社會的同情與贊許的。可是，適得其反的，換來的只是社會的白眼和唾棄。怎不令人寒心！

下來的經典，對於中國文化實有很大的影響；就是最初由於高僧留學成績的優良，對於我國在國際間的聲譽，也有很大補益。……這些，這些都是赤裸裸的事實，有歷史可資考據的。總之，佛教是文化教育的前驅，它永遠是站在時代的前面，領導着政治與文化循着正軌向前邁進！可是話得說回來，圖書館原是光揚國家文化的機關，今日的佛教，竟衰落到連佛徒踏進圖書館的權利都被人視為怪異了，真是令人大惑不解？實在不明白，憑什麼理由，僧徒沒有借閱圖書的資格？佛徒在公共場所，何故享不到普通社會一般同等的待遇，反而遭到一般不合理的白眼和輕視？難道和尚是鬼子做的嗎？即使他是洋××，依國際習慣，也該給予他們以方便和保障，何況同是中國人？也許人們以為和尚是低能的，是米蟲，於國家，於社會，都無所補益，只是消耗。即使是低能，即使是一切都無助益，但他們究竟是個安貧樂道的善良公民，於現實的國家社會，至少也無有所害。消耗嗎？所謂：「鶴鱉莫於深林，不過一枝」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」，現在竟連「一枝」和「滿腹」的雅量都沒有，那未免太不近情理了！他們未必個個都是低能或食而不得其作，他們受人供養，自有其可供養之道，老實告訴你，不但他們對於國家社會沒有消耗，相反的，他們對於全國人民只有全益。

當然，佛徒，尤其是從前大陸上的佛徒，也
有許多令人看不慣的地方；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，
今日自由中國的和尚，已不是從前大陸上的和尚
了。他們，特別是從大陸上逃難來臺的充其量不
出三四十人中，沒有一個不是熱愛國家，忠貞耿
耿的志士。因為他們痛恨共匪，受不了共匪錢賂
的躊躇，過不慣暗無天日的生活，爲追求光明
的爲呼吸，自由而新鮮的空氣，爲拯救自己，也爲
拯救同胞，所以毅然決然的投奔到自由中國來。
雖然爲了佛教戒律的限制未能拿起槍桿直搗敵
營，但是從始至終，他們都未離開過筆桿，停止過
舌頭，口誅筆伐，「一筆能橫掃千軍一」，筆桿齊向
共匪，也可以使其致命傷，於反攻大陸的如許武
器中，也是一支新式武器，其價值是不容忽視的。
同時一個偌大的國家，不能每個人民都去當兵，
分工合作也是很重重要的，其實反攻在即，現在
就是分工合作的時候了；爲了國家，爲民族，正
要各展其才，各盡其能努力前進，只有趕快團結
起來，不分宗教，不分種族，風雨同舟，圖謀共
濟，才可挽救祖國的危亡。和尚也是國民，豈容
歧視？我因進圖書館借書而有感，故作此以申所

茲聘請

優護法童子法師爲香港分社主任	馬瑞庭居士爲泰國曼谷分社主任	黃用謀居士爲臺北分社主任	林奎居士爲基隆分社主任	李正平居士爲宜蘭分社主任	林大慶居士爲彰化分社主任	李除聘書另奉外特發表如上	地尙待續聘
（其一）							

菩提樹出版社啓